

紫霞十周著

八大昏君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紫霞十周著

八大昏君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鲁新登字第3号

八大昏君

紫霞 十周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 615710

印刷者：山东人民印刷厂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44千字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ISBN 7—5329—0746—5

I·668 定价 5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中国的王朝多，昏君也多，王朝造出昏君，昏君送掉江山，这样的故事织成中国历史画卷的经纬。

凡昏君，都是不可救药的昏人，或者残暴成性，或者纵欲无度，或者浑浑噩噩，或者兼而有之。本书择取历史上八个有代表性的昏君典型，依据正史，又广征博采稗官野史资料，生动详尽地勾画出一幅幅淫乱狰狞、昏聩残暴的昏君嘴脸来，读之令人仿佛身历其境，桀纣的血淋淋的残酷刑法，秦始皇的灭绝人性的横暴专政，隋炀帝的虐淫，宋徽宗的昏庸，足令炎黄传人惊悸震颤、怒发冲冠。专制制度吃人，昏君是吃人宴席的主角。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史鉴，而且文笔精彩，思路开阔，不仅是涉猎中国历史者的案头必备精品，也是窥秘观奇者的丰富闲话谈资。

序

说昏君，众口一词：桀纣是也。何以见之？三千年痛骂的唾沫溺之是也。何以见溺？亡国是也。

成则王侯败则贼，天理，公理。于是大凡亡国之君，总有一顶昏君的高帽明晃晃当头盖下。人人骂，我也骂，透过纸背，穿过墨迹，我把指尖一直戳到亡国之君的鼻子：你就是昏君！

骂来骂去，骂走了行，骂出这八大昏君。一旁听恼了一班侠义兄弟，手捧始皇、晋武厚厚的功簿大鸣其冤。指责我骂疯了嘴巴，骂昏了头。

疯乎？昏乎？我敲敲脑壳：不疯也不昏。始皇、晋武，赫赫开国之主，何以未免秃笔之劫？殊不知二位也在败贼之列。秦所以亡，亡在一代暴政，而秦之暴政，嬴政启之，“赭衣塞路，圜墙成市”，其害民之性，甚于虎狼。到头来，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”，一代盛秦，二世而亡。唐人有言：“灭六国者六国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秦也，非天下也。”而西晋之亡，亡在骨肉相残。相残者，痴帝悍后豺狼兄弟。晋武明知衷儿之痴而立之，明知南风之悍而纳之，如此尚嫌不足，又以诸侯之爵养出一群虎视帝座的豺狼兄弟而环之。西晋若不亡，反难成理。

话说到这里，原本为侠义兄弟消气。消了气，且听兄弟我

接着往下理论。说始皇、晋武亡国，君道我牵强，那么就算他未亡其国，溅他一脸唾沫又有何不可？人说明君，无不奉大唐太宗，小子却不以为然。治国纳谏之善，秃笔无可回避；然逼父弑兄之残，秃笔又为之泣血。父可逼，兄可弑，小民独可爱乎？见水不投其石，本出爱舟之心，非爱水也。太宗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人。小子痛心疾首，大声呼喊：

每一个皇帝都是杀人犯！杀人不偿命。

每一个皇帝都是强奸犯！强奸不论罪。

你为皇帝冤，我为天下人哭！

于是乎小子不假思量列出一式，任他人说去。

君=昏君。

如此好了，小子坐在一班皇帝面前，指手划脚地当一轮皇帝们的皇帝。手秉这枝操生杀荣辱大权的秃笔，点着他们的脑壳，我盛气凌人地对他们说：

你们，昏君们，我想骂谁就骂谁！

作 者

1991年3月于济南

目 次

序.....	1
时日曷丧——夏 桀.....	1
卒其异方——商纣王	26
此日而微——周幽王	75
独夫之心——秦始皇	98
羊车皇帝——晋武帝.....	141
隋宫燕——隋炀帝.....	179
长恨歌——唐玄宗.....	255
梦绕胡沙——宋徽宗.....	299

时 日 曷 丧

——夏 桀

时日曷丧，予与汝偕亡。

——《尚书·汤誓》

—

扑愣愣一群乌鸦拔地而起，大车嘎然而止。有施君崇昊抬头仰望。鸦群丢下一长串凄厉的怪唳向远方飞去，渐渐化作一颗颗愈来愈小的黑星星。

“为什么停车？”崇昊问。

“前面路不好走，有几具尸体。”驾车者回答。

“搬了。”崇昊吩咐。

侍从们迅速跑到前头，搬开了拦在路中的尸体。

大车又辘辘启动。微风飘拂，一阵难闻的霉烂的人肉味儿扑鼻而来，崇昊胸中一阵翻江倒海般的恶心，猛探出头吐了一口带有杂物的酸水。顺眼在怒放的野花丛中，瞥见了那几具血肉模糊的腐尸。鬓发斑白的崇昊禁不住老泪纵横。一路上默默无语。

几个时辰过后，崇昊被刹车的震动从沉思中惊醒，抬头见成群结队的工徒正在与之交叉的路上搬土运木。顺工徒们的去处望去，是两座大山之间的深谷。崇昊暗忖：这大约就是夏王的长夜宫了。

“还有多远的路？”崇昊问驾车者。

“大约三十里。”

说话间，工徒们已在监工的组织下让开了一条路。

“走吧，再快点。”崇昊吩咐驾车者。

一轮夕阳已被咬在了女墙的齿口。有施君一行终于望见了高高的土城。渐渐地、逆光的城墙随着残阳的下坠而显现出城正面的光景，崇昊这才发现城门楼上高悬的人头。不是好兆！崇昊只觉着脊背上一缕凉意顺着脊梁骨蠕蠕而上，一直凉到脑后。

崇昊在城前停了良久，前去打探的侍从回来禀报说，城头上悬挂的乃是司空大人的头，坐罪于为长夜宫一事犯颜直谏。人头下还书有四个大字：进谏者鉴。

崇昊长叹一声，用微带颤抖的声音说：“进城！”

月余。

天大旱。

一直未能受到夏王召见的有施君崇昊整日在下榻的屋子里来回踱步。看看时近盛夏，崇昊心急如焚。有一日竟梦见有施百姓大片大片地暴尸于龟裂的田间，骄阳烤红了不再有一根绿草的黄土地，相迭的腐尸还冒着缕缕青烟。崇昊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，在墙上题了一首小诗，下令启程回国。

一行人刚刚来到城门口，悬门当啷落地，拦住了去路。

一个朝官模样的人在崇昊车前一抱拳，“天子宣有施君上

殿。”

“寡人在夏月余，为何今天才召？”

崇昊叹了口气，向驾车者摆了摆手。

一行人跟着这位朝官来到了王宫。

崇昊随朝官走进大殿，见夏王桀正怀抱妇人坐在王座之上。

崇昊见礼毕，长跪于夏桀面前。夏桀便拖着长腔问：“崇昊来夏几日了？”

“四十三日。”

“哦，不少日子了。——可知道为什么叫你来？”

“莫非大王得知小臣在墙上题下的小诗？”

“你还会作诗？不简单。朕可谓孤陋寡闻，不知，不知。”

“那么大王唤小臣……”

“朕有一事相求啊。”

“小臣不敢。”

“听说你有二子二女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幼女名妹喜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娇艳胜似天仙？”说到这里，这夏桀已是一派色眼迷迷、垂涎欲滴的景象了。他把怀中妇人的脸搂到跟前狠狠地亲了又亲，权且解了解近渴。

“小女丑陋不堪，大王想必是错听了。”崇昊额头上已渗出了一层密密匝匝的汗珠。

“大胆！”夏桀推开怀中的妇人，猛然站起身“朕从来就没错过。”

“小臣有罪。小臣自忖一女不值什么，而大王的江山社稷才

是万民大事。小臣此番朝见目的正在于此。大王，今岁自春以来天下大旱，多少农田颗粒无收，大王欲征有施八万人来修长夜宫，民实不堪命啊。”

“这么说你是不肯给人了？”

“不是小臣不给。小臣为大王谋，当今之世，诸侯多叛，百姓多怨。大王理当重整朝纲，体恤下民，致力于中兴之道。不可因一长夜宫而废天下呀。望大王三思。”

夏桀怔了良久，又坐回座位，重新把那妇人搂入怀中。然后也斜着眼睛对崇昊说，“大概你是没看见城门前挂着的那颗人头了？”

“小臣见过。但为大王江山社稷，为小民安居乐业，小臣万死不辞。”

“忠臣。”夏桀煞有介事地板起面孔，挑起大拇指，“真可谓忠臣。朕很愿意成全你。如今天下大旱，朕明天就为天下祈雨，为万民生计，为朕之社稷，朕多了不借，借你一死如何？”

崇昊额上暴起青筋，两眼血红，许久说不出话来。

夏桀仰天大笑，“借你一死就吓成这样，还谈什么万死不辞？”

崇昊忽地站起身，“崇昊愿从！”

“好汉，果然是好汉！”夏桀又仰天大笑。

鼓声隆隆。祭坛上干柴堆积如山状。

五花大绑的有施君崇昊被押上了干柴顶端。崇昊的所有随从也被押到了坛下。

崇昊望望阴霾的天，望望不远处黄盖底下的夏桀，木然地坐下身，面向着故乡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

鼓声又起。站在夏桀身旁的宠臣曲逆尖声尖气地高喊：“点火！”

四支燃烧着的火把被投到了干柴四周。火苗毕毕剥剥很快连成一片，并逐渐向干柴顶端蹿动。眨眼间有施君崇昊便被没入了火海。几声令人头皮发麻的惨叫声后，只余下火苗的轰鸣了。

鼓声又起，有施随从一个一个被投入了火海，烧焦的人肉味儿弥漫着越压越低的天空。

夏桀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似乎有点困倦了。

鼓声渐停，远处却接上了隐隐的雷声。大堆大堆的黑云也随之翻卷而来。

夏桀象是突然醒来，吃惊地盯着天空。

天空愈来愈黑。风也越刮越大，掀起一层又一层干土。并渐渐地、吹来一阵又一阵或隐或现的哭声。

夏桀竖起耳朵，“有人在哭？”

“是有人在哭。”曲逆说。

夏桀的脸上泛起愠色，“去看看，是谁敢在朕的脚底下哭丧。”

一侍从应命而去，不多时带回一位诸侯模样的人。此人乃商国之君，姓子名履，后人称之为商汤。

“微臣履拜见大王。”商汤跪在夏桀面前。

“你也来凑热闹。”夏桀不快地瞥了商汤一眼。

“微臣昨日才到。”

“你在那边搞什么名堂？”

“臣闻有施死讯，正与百姓窃哭。”

“好小子，朕早就有旨：进谏者杀。想必你也是活得不耐烦

了。”

“微臣不敢进谏，不过哭哭而已。”

夏桀被商汤的话逗笑了，“哭哭？哭哭也好啊。有施崇昊死得好壮烈。为使黎民百姓免遭旱魃涂炭，他以身殉职了。可叹可敬啊。只可惜云方至而雨未降。你既如此痛惜，何不以己之身而成崇昊未竟之志呢？”

“微臣愿意一试，只可惜祭火已灭。”

“这好说。”夏桀转向曲逆，“堆柴。”

不过半个时辰，祭坛上又堆起如山状的干柴。

“这不成了。”夏桀腮上的肉里夹着一丝微笑。

商汤此刻并不见怯懦，他从夏桀面前缓缓立起身，十分沉静地看了看四周，说了句“微臣去也”，便昂首阔步，登上了祭坛上的干柴堆。

“点火！”曲逆又高呼。

祭坛上再次腾起烈焰。商汤卧在干柴堆顶发出一阵剧咳，不多时便被火舌舔着了衣襟。

夏桀手捋长髯，正在冷冷蔑笑，突然绿豆大小的雨点从天而降，噼噼啪啪地打在祭坛上，祭火也随之发出噼噼啦啦的声响。眼见着雨点愈来愈急，愈来愈密，顷刻间化作了铺天盖地的暴雨。祭火慢慢地熄灭了。

夏桀勃然大怒：“给我乱箭射死！”

曲逆凑近夏桀，“大王息怒，此乃天意不可违呀。不如且留他一命待来日发落。”

夏桀阴沉着脸看了看曲逆，“把他押到均台囚起来，好好看管。——回宫。”

二

夏桀在嫔妃屋中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才爬起来盥洗更衣。有人禀曲逆在门外等候。

“传他进来。”夏桀打着呵欠说。

曲逆恭恭敬敬地跪在夏桀面前，“给大王请安。”

“罢了罢了，起来说吧。”

“禀大王，有施反了。”

“反了？”夏桀一怔，“备车，打他去。”

“这就去？”

“这就去。朕和扁先走一步，你去韦、顾、昆吾、有缙调兵随后跟来。”

曲逆应诺而去。

夏桀翌日点兵五万向有施进发。

曲逆偷闲跑到均台来见商汤。

“可知大王为什么饶你一命？”

“全凭大人相救。”商汤急忙抱拳相谢。

曲逆冷冷一笑，“想活命也不难，曲某不爱别的，单好珠宝。听说商君有一双稀世白璧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“不错，小侯确有此物，不日将送到府上。小侯还有南国珍珠一串，珊瑚两棵，将一并呈上。”

“痛快。不愧为一代贤君。待大王凯旋之日，小人定保贤君回归故里。”

夏王桀率兵出了城门，便浩浩荡荡直奔有施方向。旬余，在

一段平原地带与前来征伐的有施军队相遇。夏桀下令停止前进，等候前军战报。

时过不久，前方兵卒突然骚动起来，接着便由前队冲动着后队向夏桀方向退下来。夏桀大怒，吩咐左右横着排起一字长队，并下令越过此线者格杀勿论。须臾间顺着这条长线倒下了一整排尸首。阵形又渐趋稳定。

前锋官这时候也驱车赶到。

“为何刚一开战就败下阵来？”夏桀眼放凶光。

“禀大王，尚未开战。”前锋官颤颤栗栗地跪在夏桀面前。

“嗯？”夏桀两眼杀气升腾。

“有施军中有一壮汉在两军阵前表演手搏五牛。不过半个时辰，拳打脚踢打死了全部壮牛。军卒见状惊作一团，所以就败下阵来。”

“好小子！”夏桀险些瞪裂了双眼，“竟如此丢朕的脸面。抬起头来，看着朕！”

“小人不敢。”

“敢也得看，不敢也得看！”夏桀厉声断喝，跳下车来，“看看究竟是那壮汉可怕，还是朕可怕！”

“小人该死。”

“这话说的倒是在理。”夏桀拔出腰间的宝剑，手起剑落片下了前锋官的半个脑袋。

“去，”夏桀回顾左右，“给朕寻九条壮牛来。”

不多时，夏军阵前也出现了九头壮牛。

对面的壮汉正在纳罕，夏桀的车已经到了。

“哪方的小子在此逞凶？”夏桀厉声喝道。

壮汉毫不示弱，用手一指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朕乃当今天子。”

“你就是昏君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几头牛的下场，还不速来就擒！”

夏桀仰天大笑，“好小子，耍了几头牛就忘了你祖宗。朕也给你耍耍。”

夏桀跳下车，伸手抓住一头牛的犄角，猛一用力把牛头摁在地上，一拳打在牛的面门。这头牛还没来得及挣扎，就发出一声凄惨的哀鸣，口吐白沫，一命呜呼。夏桀拍打拍打两掌，又抓住一头牛的犄角，然后用另一只手再牵过一头牛，大喝一声将双手一对，两个牛头“嘭”地撞在一起。牛倒下了，欢呼声震天动地响起来。夏桀见景兴致大发，左一个右一个地越打越带劲，九头壮牛转眼之间全部倒在了脚下。看呆了的壮汉尚未反应过来，夏桀已经跳上车跃马扬鞭直奔过来，一探身把壮汉提到车上，踩在了脚底。“小子，朕耍得不过瘾，拿你凑个整数吧。”说罢一掌劈死了壮汉。然后大手一挥：“给我杀！”

夏兵趁势潮水般地掩杀过来，溃不成军的有施兵丢下大堆大堆的尸首败回本国。

夏桀率兵一直追杀到有施国前，向有施讨要妹喜。

有施新君无奈何，喊来妹妹妹喜，泣述伐夏战败之事。

妹喜叹道：“夏王豺狼之性，凶狠残暴。我若不去，有施百姓定遭涂炭；我若去了，便成了昏君帟中的玩物，又怎对得起有施列祖列宗。”

“为兄如今已束手无策，贤妹不能坐视啊。”有施新君泣不成声。

“兄长不必哭了，”妹喜默思良久，对新君说，“小妹愿往。”

“难道你又不怕辱没先祖？”

“小妹此去，誓灭有夏。即使贞洁丢尽也对得起祖宗。”

“贤妹英雄。为兄代有施父老谢你了。”

妹喜无言以对，低眉沉吟，落下两行清泪。

“贤妹几时动身？”

“过午。”

“为兄送你一程。”

午后。秋风萧瑟，落叶纷飞。

像从梦中惊醒一般的有施城突然鼓乐大作，城门洞开。

妹喜与有施新君依依惜别，洒泪入轿，出了城门。

夏桀闻讯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，亲自走出大营迎接。

远远见有施送亲队伍迤迤而来，夏桀不由得喜上眉梢，大呼“奏乐”。顷刻间两下鼓乐汇成一片，惊天动地。约距一箭之地，有施人落下了花轿。妹喜一身红装走出花轿，细步纤纤飘逸而来。风也柔了，云也驻了，火一般的情影渐趋清晰，竟把一派萧杀的秋景点缀成温馨如梦的仙境。夏桀早已醉木了半截身子，只顾呆痴痴地盯着由远而近的妹喜目不转眼。直到妹喜走到跟前，才恍然明白了眼前的一切。

妹喜蛾眉低垂，娇唇轻启，问了夏王圣安。夏桀捧起这张玉脸，如捧起一朵出水芙蓉，眼睛登时血红，嘴角上方的肌肉不断地抽搐，醉痴痴地唤了声“我的美人儿。”就再也压不住欲火，抱起妹喜冲进了营帐。

一夜颠鸾倒凤，如胶似漆，美不堪言。

第二日夏桀下令拔营回国。